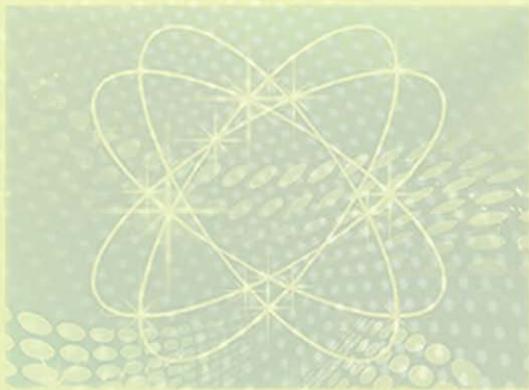


语文新课标必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精选(下)

原著:[前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

编者:鲁礼容



远方出版社

◎ 语文新课标必读 ◎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精选(下)

原著:[前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

编者:鲁礼容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精选. 下/鲁礼容编.—2版.—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7.11

(语文新课标必读)

ISBN 978-7-80595-989-4

I. 钢... II. 鲁... III. ①语文课—阅读教学—中小学—课外读物②长篇小说—前苏联 IV. G634.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1712 号

语文新课标必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精选(下)

原 著	[前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
编 者	鲁礼容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7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80
印 数	3000
字 数	2700 千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595-989-4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再版说明

《语文新课标必读》是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组织编写的一套面向广大中小学生的优秀图书。自2004年10月首次出版以来,深受广大师生的欢迎。同时,他们也对这套丛书的改进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我们针对这些意见,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并结合中小学生学习语文教学的最新发展动态,在原书的基础上又重新做了细致的修订工作。

再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的最大特点是,以优化中小学生的语文素质,增强他们的阅读能力,推行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为宗旨,知识性更强,实用性更强,针对性也更强。

再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焕然一新,必能成为中小学生学习语文的良师益友,成为中小学生学习语文的必备藏书。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2007年11月

前 言

国家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规定了不同阶段学生的阅读总量,要求学生认真阅读。为了贯彻落实这个新的教改方案,让广大学生能读到更多更好的书,提高语文素养,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我们重新修订了《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从内容上看,这套丛书所选篇目篇篇精彩,字字珠玑,其中包括哲理警句、成语典故、道德伦理、人文史话等等,这些作品饱含了作者的心血,融入了人类文明的血脉,是人类社会宝贵的文化遗产、永恒的精神食粮;从特色上看,这套丛书重点突出,搭配合理,通俗易懂,既符合语文新课标的要求,又注意与课内篇目的衔接和互补,同时在每篇作品的前面设置了作者简介和作品分析两个版块,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与作品相关的知识,十分有利于阅读和鉴赏。

我们坚信同学们认真阅读这套丛书之后,可以打好“精神的底子”,进而开阔眼界,终身受益。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你们忠实的帮手,让你们实现高品位、高素质的美好人生。

编 者

目 录

第二部

第一章.....	(3)
第二章	(14)
第三章	(51)
第四章	(88)
第五章.....	(118)
第六章.....	(126)

第二部

第一章

丽达低着头，在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上写日记。

削得尖尖的铅笔迅速移动着：

5月24日

谢加尔一走，辩证唯物主义学习小组自然就要散了。昨天我们在他那里一直待到深夜，检查了我们的“辅导对象”的学习成绩。共青团省委书记阿基姆也来了，还有那个令人讨厌的登记分配部部长图夫塔。这个万事通简直叫人受不了！谢加尔高兴极了，因为谈到党史的时候，他的学生柯察金把图夫塔驳得哑口无言。的确，这两个月的时间没有白费。既然学习效果这么好，付出的心血就不可惜了。听说朱赫莱要调到军区特勤部去工作。为什么要调动，我不知道。

谢加尔把他的学生交给了我。

团中央新委派的索洛缅卡区委书记扎尔基今天来了。在部队里我就认识他。

明天德米特里·杜巴瓦带柯察金来学习。现在我把杜巴瓦描写一下。他中等身材，身强力壮，肌肉很发达。一九一八年入团，一九二〇年入党。他是因为参加“工人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共青团省委的三个委员当中的一个。辅导他学习可真不容易。

每天他都打乱计划,向我提出一大堆不着边际的问题。他同我的另一个学生奥莉加·尤列涅娃经常发生争执。

第一次学习的那天晚上,他就把奥莉加从头到脚打量一番,说:“我说老太婆,你的军装不齐全。还缺皮裆马裤、马刺、布琼尼帽和马刀,就现在这样文不文,武不武的,像什么样!”

奥莉加也不示弱,我只好从中调解。杜巴瓦可能是柯察金的朋友。今天就写这些,该睡觉了。

骄阳似火,烤得大地懒洋洋的。车站天桥的铁栏杆晒得滚烫。热得无精打采的人们慢腾腾地向上走着。这些人不是旅客,多半是从索洛缅卡铁路工人区到城里去的。

保尔从天桥上边的台阶上看见了丽达。她已经先到了,正在下面看着从天桥上走下来的人群。

保尔走到丽达旁边,离她还有两三步,就站住了。她没有发觉他。保尔怀着一种少有的好奇心观察她。丽达穿着一件条纹衬衫,下面是蓝布短裙,一件柔软的皮夹克搭在肩膀上。蓬松的头发衬托着她那晒得黝黑的脸庞。丽达站在那里,微微仰着头,强烈的阳光照得她眯起了眼睛。保尔还是第一次用这样的眼光观察他的这位朋友和老师,也是第一次突然意识到,丽达不仅是团省委的一名常委,而且……但是,他立即抓住了自己的“恶念”,责备这种念头很荒唐,于是赶紧招呼她:“我已经整整看了你一个钟头,你还没有看见我。该走了吧,火车已经进站了。”

他们走到了通站台的通勤口。

昨天,省委决定派丽达代表省委去出席一个县的团代表大会,让保尔协助她工作。

最近,丽达都是很晚才回到自己的房间。她那本笔记本不常打开,写的几则日记,也都很简短。

8月11日

省代表会议结束了。阿基姆、米海拉和其他一些同志都到哈尔科夫参加全乌克兰代表会议去了。日常事务工作全部落在了我的身上。杜巴瓦和保尔都收到了列席团省委会议的证件。杜巴瓦从到佩乔拉区担任团委书记以后,晚上就不再来学习了。他工作很忙。保尔还想继续学习,不过有时候我没有工夫,有时候他又到外地出差。由于铁路上的情况日益紧张,他们那里经常处于动员状态。昨天,扎尔基到我这里来,他很不满意我们从他那里调走一些人。他说,这些人他也非常需要。

8月23日

今天我从走廊走过时,看见潘克拉托夫、柯察金,还有一个不认识的人站在行政处门口。我往前走,听见保尔正在讲着什么事:“那边的几个家伙,枪毙了也不可惜。他们说‘你们无权干涉我们的事务。这里的事自有铁路林业委员会做主,用不着什么共青团来管。’瞧他们那副嘴脸……这帮寄生虫可找到了藏身的地方!……”

接着就是一句不堪入耳的骂人话。潘克拉托夫一看见我,捅了保尔一下。他回过头来,看见是我,脸都白了。他没敢再看我,连忙走开了。这回他大概会有很长时间不到我这里来,因为他知道,对于骂人,我是不能原谅的。

8月27日

今天常委会开了一次内部会谈。情况越来越复杂。现在我还不能把全部情况都记下来——不允许。阿基姆从县里回来

了,心情挺不好。昨天在捷捷列夫站附近,运粮专车又被人弄出了轨。看来,我得索性不写日记了,反正总是那么零零碎碎的。我正等柯察金来。我今天见过他,知道他和扎尔基他们五个人正在组织一个公社。

保尔直勾勾地盯着她的眼睛,手抓住柞木桌子的边沿,说:“往后我大概不能再到你这儿来了。”

他说完,立刻看见她那浓密的睫毛向上挑了一下。她手里那支在纸上迅速移动的铅笔也停下了,静静地搁在打开的笔记本上。

“为什么呢?”

“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了。你自己也知道,咱们现在有多紧张。很可惜,学习的事只好等以后再说……”

他倾听着自己的声音,觉得最后那句话还不果断。

“干嘛拐弯抹角呢?这说明你还没有勇气对着胸口给自己一拳,干脆解决问题。”想到这里,他坚定地接着说:“另外,我早就想告诉你,你讲的东西,我不大明白。我跟谢加尔学习的时候,脑子里什么都记得住,跟你学习就怎么也不行。每次在你这儿学完,我还得找托卡列夫补课。我的脑袋不好使,你还是另找一个聪明点的学生吧。”

他转过脸,避开了她那注视的目光。为了堵死退路,他又固执地补充说:“所以,咱们就别再浪费时间了。”

他站起来,小心翼翼地用脚挪开椅子,低头看了看她那垂着的头和在灯光下变得更苍白的脸。他戴上帽子,说:“就这样吧,

再见了,丽达同志!这么多天没跟你说明,实在抱歉。我早说就好了。这是我的过错。”

丽达机械地把手伸给他。保尔突然对她这样冷冰冰的,使她十分惊愕,勉强说了两句:“保尔,我不怪你。既然我过去做的不合你的意,没能使你了解我,那么今天发生这种情况,该怨我自己。”

他的两只脚像铅一样沉重地迈出房间,悄悄掩上了门。走到大门口,他停住了脚步——现在还可以返回去,对她说……

可是,这又何必呢?难道要让她当面奚落一番,再回到这大门口来吗?不!

铁路的死岔线上,破烂的车厢和灭了火的机车越积越多。

木柴场空荡荡的,风卷着锯末到处飞舞。

奥尔利克匪帮像凶猛的豺狼,经常在城的周围,在丛林和峡谷里出没。白天他们隐蔽在四郊的村庄和林中的大养蜂场里;深夜就爬到铁路上,伸出锐利的爪子破坏路轨,干完坏事之后,再爬回自己的老窝去。

因此,列车经常出轨。车厢摔得粉碎,睡梦中的旅客压成了肉饼,宝贵的粮食同鲜血和泥土掺和在一起。

奥尔利克匪帮不时袭击宁静的乡镇。母鸡惊得咯咯直叫,满街乱跑。常常是啪地响一枪,接着在乡苏维埃的白房子近旁便是一阵对射,枪声清脆,就像踩断干树枝一样。随后匪徒们便骑着肥壮的马在村子里横冲直撞,砍杀被他们抓住的人。他们把马刀挥得呼呼直响,砍起人来就像劈木柴似的。为了节省子弹,他们很少开枪。

这帮匪徒来得快，去得也快。到处都有他们的耳目。一对对眼睛简直能穿透乡苏维埃的白房子的墙壁。在神父家的院子里、在富农的考究的住宅里，都有人窥视着乡苏维埃的动静。一条条无形的线一直伸向密林深处。弹药、鲜猪肉、淡蓝色的原汁酒，源源不断地送到那里去。还有各种情报，先是咬着耳朵，悄悄告诉小头目，然后再通过极其复杂的联络网传给奥尔利克本人。

这个匪帮一共只有两三百个亡命徒，可是却一直没有能剿灭。他们分成许多小股，在两三个县里同时活动。要把他们一网打尽是不可能的。他们夜里是匪徒，白天却成了安分的庄稼人，在自家院子里磨蹭来、磨蹭去，不时给马添点草料，要不就站在大门口，嘴角露出一丝讪笑，一边吸烟袋，一边用阴沉的目光打量过往的红军骑兵巡逻队。

亚历山大·普济列夫斯基团长率领自己的部队，废寝忘食地在这三个县里来回清剿匪徒。他不知疲劳，顽强地跟踪追击，有时也能摸到匪帮的尾巴。

一个月之后，奥尔利克从两个县里撤走了他的喽啰。现在他已经处在包围之中，只好在一个小圈子里打转了。

水兵朱赫莱在军区特勤部已经一连六夜没有合眼了。他是掌握全部情况的五名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费奥多尔·朱赫莱现在的心情，正像一个死死盯住即将扑来的猛兽的猎人。

在这种时候，不能喊叫，也不能声张。只有把这只嗜血成性的野兽击毙才能消除后患，安心从事劳动。把野兽惊跑是不行的。在这场殊死的搏斗中，只有冷静的头脑和铁的手腕才能克敌制胜。决定性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就在城里的某个地方,在秘密进行阴谋活动的迷宫里,敌人决定:明天夜里动手。

不!就在今天夜里。五个掌握敌情的布尔什维克决定抢先一步。

晚上,一列装甲车没有拉汽笛,悄悄地开出了车库,随后车库又悄悄地关上了大门。

直达线路急速地传递着密码电报。所有收到电报的地方,共和国的保卫者们顾不得睡觉,立即行动起来,连夜捣毁匪巢。

扎尔基接到了阿基姆的电话:“各支部的会议都布置好了吗?是吗?好。你跟区委书记马上来开会。木柴问题比原来想的还要糟糕。你们来了,咱们再谈吧。”扎尔基听见阿基姆坚定而急促地说。

“真是,这个木柴问题快把我们搞疯了。”他咕哝着,放下了听筒。

古戈·利特克开着汽车,飞快地把两位书记送到了地方。

他们下了车,一登上二楼,立刻就明白了:叫他们来决不是为了木柴的事。

办公室主任的桌子上架着一挺马克沁机枪,特勤部队的几个机枪手在它旁边忙碌着。走廊上有本市的党团员积极分子站岗,他们都默不作声。省委书记办公室的门紧闭着,里面的省委常委紧急会议就要结束了。

两部军用电话机的电线,经过气窗,通到室外。

人们都压低了声音说话。扎尔基在房间里见到了阿基姆、丽达和米海拉。丽达还是那副装束,跟当连指导员的时候一样:戴着红军的盔形帽,穿着草绿色的短裙和皮夹克,挎着一支沉甸甸

甸的毛瑟枪。

“这是怎么回事？”扎尔基惊疑地问丽达。

“这是演习紧急集合，伊万。我们马上到你们区去，集合地点在第五步兵学校。各支部开完会就直接到那儿去。最要紧的是这个行动不要让别人发觉。”丽达告诉扎尔基说。

步兵学校周围的树林里静悄悄的。

参天的百年柞树默默地挺立着。池塘在牛蒡和水草的覆盖下沉睡，宽阔的林荫道已经很久没有人迹了。

在树林中间，在白色的高围墙里面，从前是武备学堂的楼房，现在已经改为红军第五步兵军官学校。夜深了，楼上没有灯光。表面上看，这里一切都很平静。过路的人一定会以为里面的人全都睡了。但是，那扇大铁门为什么敞开着呢？

门旁边那两个像大蛤蟆似的东西又是什么呢？不过，从铁路工人区的各个角落到这里来集合的人都知道，既然下了紧急集合令，军校里的人是不可能睡觉的。参加支部会的人听到简短的通知以后，就直接到这里来了。路上没有人说话。有的是一个人单独走，有的是两个一起走，最多不超过三个人。

每个人的衣袋里都有印着“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或“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字样的证件。只有出示了这样的证件，才能走进那扇铁门。

大厅里已经有很多人。这里灯光明亮，四周的窗户都用帆布帐幕挡着。集合在这里的党团员悠闲地抽着自己卷的烟，拿这次紧急集合的种种规定当作笑谈。谁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紧急情况，不过是集合一下，让大家体会体会特勤部队的纪律，以防万一罢了。但是，有战斗经验的人，一进校门，就感到气氛

有点异样,不大像演习。这里的一切简直太静了。军校学员整队的时候一声不响,口令也像耳语一样。机枪是用手抱出来的。从外面看不见楼里有一点光亮。

“德米特里,不是要出什么大事吧?”保尔走到杜巴瓦跟前,低声问。

杜巴瓦正跟一个保尔不认识的姑娘并肩坐在窗台上。前天保尔在扎尔基那里匆匆见过她一面。

杜巴瓦开玩笑地拍拍保尔的肩膀,说:“怎么,把魂都吓丢了吧?没关系,我们会教会你们打仗的。你跟她不认识吗?”杜巴瓦点头指了指姑娘问。“她的名字叫安娜,姓什么我也不知道。官衔吗,是宣传站站长。”

那个姑娘一边听杜巴瓦诙谐的介绍,一边打量着保尔。她用手理了理从淡紫色头巾下滑出来的头发。

她和保尔的目光碰到一起了,双方对视了好几秒钟,各不相让。她那两只乌黑的眼睛闪着挑战的光芒,睫毛又长又密。保尔把目光转向了杜巴瓦。他觉得脸上发热,不高兴地皱了皱眉头,然后勉强笑着说:“你们俩到底是谁宣传谁呀?”

大厅里一阵喧哗。米海拉·什科连科登上椅子,喊道:“第一中队在这儿集合!快一点,同志们,快一点!”

朱赫莱、省委书记和阿基姆一起走进了大厅。他们是刚到达的。

大厅里站满了排着队的人。

省委书记登上教练机枪的平台,举起一只手,说:“同志们,我们把你们召集到这里来,是为了完成一项严肃艰巨的任务。现在要告诉你们的,甚至昨天还不能说,因为